



管桦中短篇小说集



管桦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题字：茅 盾

管桦中短篇小说集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6印张 2插页 318千字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定价1.00元

目 次

旷野上.....	1
记白乙化片断.....	22
三日拘留.....	34
三支火把.....	52
盘山日记.....	58
小瓦匠.....	67
党二扁片.....	85
路上.....	101
渴.....	125
玛瑙.....	144
暴风雨之夜.....	149
雁池.....	158
鹰巢岭.....	168
待客.....	195
井台上.....	205
卖韭菜的.....	210
李牧.....	213

生命.....	224
高飞的鹰.....	239
雾.....	257
葛梅.....	270
老营长轶闻.....	281
幸福	291
辛俊地.....	301
后记.....	507

旷 野 上

我一个人坐在河边林中的草地上，睁大两眼，注视着黑暗里看不见的小路，焦急地等待着来人。

还乡河躺在这辽阔的旷野上，被夜色遮盖起来了。偶然间吹过一阵风，近处芦苇发出沙沙的响声，青蛙闭了嘴。这时，旷野就显得更加沉寂了。乌云越来越低，不露一点缝隙。白天被太阳蒸发出来的热气还没有消散，闷得人透不过气。雨，象“扫荡”时候的鬼子一样，蹲在巢穴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地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时候，我刚出校门参加八路军，正准备到平西去入“抗大”，还没动身，敌人就开始“扫荡”了。我跟着区委石书记活动。这天晚上，他到县委去开会，把我留在这里，说一会儿就有人来，我的一切都由这来人负责。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我这保护人的踪影。

隐隐约约听到了远方的雷声，一道曲折的电光，象蓝色的火焰似的在天边的云层里闪了两闪，跟着，雷声轰隆隆隆隆，震动人心地滚过来。风在旷野上狂吼，电光中，看见它把河水起伏不定的波浪，一个跟着一个赶到岸边。树林受着暴风的打击，不屈服地站在这旷野上，扭动着身子，摇晃着枝叶，发出

山洪似的轰响。我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底下背着风蹲下来，已经听到了几滴沉重的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响声，有一滴从缝隙间漏下来，落在我的脸上了。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人奔跑的脚步声。我站起身来，睁大两眼，在黑暗里寻找，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风声里我听来人低声喊叫：

“喂，管兄弟，在哪儿哪？”是个女人的声音。

“这儿哪，嘿！”我回答着，朝她的声音奔过去。一道电光在天空颤抖了几秒钟，见她正立在一棵大树底下向四外张望。是个身体高大的女人，跑得通红的脸，两只大眼，在这一刹那间似乎还看见她略微有点厚的嘴唇。她在电光中瞧见我了，向我奔跑过来，叫道：

“这边来！”

黑暗里，她一只手攥住我的胳膊，差不多是拖着我在林中的深处跑去。我感到她的手象男子一样，结实，有力。

“他就不能早告诉一声！”听她愤怒地叫道。不知道她在生谁的气。“就在这儿吧！”她撒开手。这时候，才听到她急促的喘息声。

“这个老头子，石书记叫他通知我的事，他发完了信才找我，分不出轻重！”她一边喘息一边叫着。大概这就是她向我说明来晚的原因了。“靠树来呀！大雨就来啦！”她用命令的语气喊叫。雷声中又听她笑道：“你看，刚见面就给了你个下马威。这儿不行，得找个背风的地方！”

一道闪电又亮起来，她正睁大两眼，寻找合适的隐蔽所。狂风把她的蓝布衣襟吹了起来。她左手拿着的一块雨布，象是要从她手里飞走似的呼啦啦地飘起。她额前和鬓边的发

丝，被风吹动，在她的头上飞舞着。

她又拉着我绕过几棵树。大雨点落下来了，黑暗里淅淅沥沥地响。远处，雨声已经变成了一大片声音，就象一把大刷子在大地上刷过来。

“你倒是蹲下来呀！”她着急地喊叫着。

其实，我已经蹲在她的身边了。她扯动雨布的时候，手碰在我的脸上，听她在黑暗里笑道：

“唔喝！没看见！”

我说：“不能进庄躲躲雨？”

“得啦吧！”她发火了，“鬼子就在这个时候才围庄呢。来，来呀！把雨布向你头上扯扯呀！”然后她把嘴凑过来，一字一句地叫道，“石书记把你交给我啦，听我的！”

猛然间，天好象是裂开了一个大口，暴雨倾泻下来了，疯狂地敲击着头上的雨布。树叶发出喧腾的轰响。雷声从远处滚过来，仿佛整个天空是一张巨大的洋铁片，抖动着，发出刺耳的金属响声。草地上汇成的细流，浸湿了双脚。裤子冰凉地贴在肉上，加上暴雨带来的冷气，冷得我浑身发抖。不知道她向我喊了一句什么，被一阵雷声遮盖了。雷声过去，听她喊道：

“你倒是把雨布往那边儿扯扯呀！”

“得啦，”我说，“反正湿啦！”

她似乎没好气地把我向她跟前拉了一把。然后，她的手在我的头上摸索着，把雨布向我的右肩上搭过来。我听她在暴雨声中叫道：

“头一遭受这苦吧？”

“这算不了什么！”我回答。

“喝！”她的语气象是赞扬，又象是惊奇，把尾音拉得很长。

我的牙齿已经打起颤儿来了。

有一刻钟的时间，雨小下来了，风也缓和了；我们一声不响地蜷缩着身子蹲在树底下，听着细雨落在树叶和草地上的轻微响声，在各自想自己的心事。

“参加几天啦？”我感到她是为了打破这可怕的沉寂，才找出这么个话题。

“差不多快一个月了！”我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想家吗？”

“不想！”

“娶媳妇了吗？”

“没有！”

“别吃点苦就想家，……八路军就是要吃苦……吃苦耐劳……吃点苦有好处……不是有很多的同志把命都搭上了？……”

我听她的声音，那么轻轻地，亲热而又带着女人所特有的温柔。仿佛她自己已经被她的思想感动了似的，从胸腔里吐了一口气。接着她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象耳语似的，把声音放得很低：

“石书记常说，生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得有点牺牲，或多或少。这是为了将来永远没有牺牲……我说不出他这话的意思来，可是心里明白……”

她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深沉了。我没有回答，听她继续说：

“别吃点苦就灰心，也许还要碰到比这不知苦上多少倍的生活呢……人一生应该什么滋味都尝到，……不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算不了八路军！”

沉默了一会，她又添说了一句：

“应该什么都撑得住！”

“革命者就得有大仁大勇大无畏的精神！”我这篇绉绉的学生腔儿使她发笑了。

风雨过去了。一道深蓝色的火光，照亮了整个旷野。一会儿旷野又陷进无边的黑暗里去。从雨布的重量上，知道上面的凹处积满了雨水。

“把它拿开！”她命令我，“小心水流到身上！”

我们小心地把雨布揭掉，站起身来，舒了口气。然后弯下腰，拧拧衣襟和裤腿。这时候，黑夜透出一片微光，我见她歪着脑袋，用手挤着头发里的雨水。我感到心不安。我说：

“没把头遮住？”

“怕淋着你嘛！”她一字一句地拉长了声调，象嘲讽又象玩笑地叫道，“把你淋一场病还不是我的累赘？走，找个土坎蹲一蹲吧，别在这水里泡着啦！”

我们找到一个土坎，她抖抖雨布，铺在地上，说：

“坐下呀！”

我们坐下来。一阵风吹过，树叶上滚下来的水珠，掉在我们身上了。沉默了一会，她又用那种缓慢深沉的调子说：

“你们这样的人哪，出娘胎就过着舒坦日子，可不知道艰难呢！”

“这场大雨的滋味儿，我不是一点没漏地尝到啦？”我

笑道。

“嗤！”她把头扭到一边，“这算什么。”虽然看不见，我却听出来她是撇着嘴说的。她立刻又补充了一句：“一个刚出学校门的，这也就是含糊啦！”

乌云开始散开了，天空的大裂口象一面宽广的湖，遮盖湖面的雾气飘荡着。闪现出来的星星，象是点点白色的小花。雷在旷野的后面，抑制着它的声音似的，低沉地响着。

“你等着，”她站起来说，“我到村里打听打听，要是敌人不往这边出发，我就来叫你进庄！”她说着拔腿就走。

“嘿，不行！”我叫道，“又把我一个人留下？”

她停下来，望望我，又回来坐在我的身边，叹了一口气说：

“咳，石书记竟交给我这样的人，就象吃奶的孩子，一步也离不开娘！”

她说着笑起来了。我也跟着嘿嘿地傻笑。

云已经散净了。满天的星斗，银河静静地横过深远的高空伸向远方。河对岸是一片庄稼的黑影，在那中间沙丘上的三棵白杨树，巨人似的耸立在黑暗的夜里。远处的村落，蒙蒙胧胧地坠入雾中。

庄稼地里有晃动的人影。

“有人！”我低声说。

“村里人躲出来的。”她回答。

已经是后半夜了。雨后的寒气袭人。我蜷缩着，两手抱在胸前，止不住地浑身打哆嗦。她也不住地耸动肩膀。

“敌人要是现在不围庄，许没事儿啦！”我试探着说。

“你就给我咬咬牙忍着点吧！”她仿佛呵斥小孩子似的呵

斥起我来。

过了一会，她伸过头来，两眼直望着我，温和地说：

“想热炕头儿啦？”

“我觉着你也冻得够呛啦！”我说。

“喝，我倒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她的声调很缓慢，象是同自己说话。

但是过了一会，她自己提出来说：

“要么，咱们试探着进庄瞧瞧去？那个伤员藏的地方我总是不放心。”

她夹着折迭起来的雨布，我们踏着潮湿的草地出了树林，过了河上的木板桥，在泥泞的小路上走。

“把鞋脱掉！”她回头低声命令我。

我这才发现她是赤着两脚来的，而且高高地卷着裤腿。我把袜子装进口袋里，鞋底对着鞋底扣在一起，夹在胳膊窝底下。脚踏进水洼里，浑身凉飕飕地，我倒吸了一口气。

“别这么娇嫩，”她回头瞥了我一眼，“至于这样吗？”

她撇开直向那三棵白杨树的小路，向庄稼地里岔去。我停下来，低声叫道：

“一直走不近吗？”

“跟我来！”她头也不回地仍旧往前走。

“小道儿又近又好走，”我说，“这是何苦呢？”

“别罗嗦，跟我来！”她命令我。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有时陷进杂着野草的烂泥里，有时踏进冰凉的雨水中。密密的庄稼叶子，敲打着两腿，哗啦哗啦响。水珠把已经半干的衣襟和裤子又沾湿了。走进麦地的时

候，针一样的麦芒刺得浑身发痛，而这个女人迈着大步，满不在乎地横冲直撞。她身后的庄稼，哗哗乱响地摇动着。跳过两道土沟，已经看见眼前村庄的黑影，朦朦胧胧的白粉墙，以及在黑暗里变得神秘的草垛。她蹲下来，我也跟着蹲下来，侧着耳朵听了一会，村里静静地，谁家的毛驴，嘎嘎地叫了两声。

“嘿，”她回头向我招招手。我过去蹲在她身边。她把雨布塞在我手里，悄声说：“拿着，咱们拉开档儿走，你在后瞅见我的踪影就行。”她用手扯一下我的袖子，把嘴伸到我的耳边，“我先进庄，万一有事，我喊‘先生回来！’越喊你就越跑。老地方等我！”

她站起来，两手掠一掠鬓发，向前走去。我在后面放慢了脚步。

她走进了打谷场，从那草垛旁边拐一个弯儿，就隐没在一片矮树丛里不见了。我停下来，听听没有动静，就迈步跟了上去。猛然间，我听到哗啦一声枪栓响，一个声音喝道：

“站住！举起手来！”

“我是本村老吕家的，”听那女人不慌不忙地回答，“家里有病人，到北庄请先生来着！”

接着是鬼子唔哩哇啦的问话声。一个中国人的声音问她：

“过来！你请的先生呢？”

听那女人喊道：

“先生呢？来呀！哟，先生跑哪儿去啦？先生别跑啊！”

我听了这个信号，扭头就跑。敌人的枪响了，子弹带着刺耳的啸声，从我的头上飞掠过去。我俯下身，拚命地奔跑。脚

底下的烂泥拖着我，使我不能快跑，我张着大嘴喘气。当我跳过一个土沟的时候，觉得脚底下踩到一个软的东西，一个声音叫道：

“唉哟，往哪儿踩？”

我这才发现树底下躺着一个人。我说：

“快跑，敌人来啦！”

这人跳起来，抱起他铺着的蓑衣，跟我跑到原来的树林里。

我坐下来，张着大嘴直喘了半天，旁边这人也呼呼地喘。

“敌人在哪儿啦？”他问。

这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星光下，我探过身过审视着他，只能看清他脸部和肩膀的轮廓，一时辨认不出。他穿着厚厚的棉袄，抱着蓑衣，蹲在那里，也把头伸过来，两眼上下打量着我。他说：

“你，这，不是管同志吗？”

“那么你是……”我的鼻子差不多快碰着他的鼻子了。

“张金路，记得吧？”

啊哈，记起来了，半个月前同石书记在山里活动，一个给石书记送信的民兵同我们一块活动了五六天，一块吃住，钻洞子跑情况，混得很熟，想不到在这里又碰上了。

“你就是前面这村儿的吗？”我的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由于意外地碰见了熟人，我兴奋起来了。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向他说了一遍。

“带你的是吕二嫂，高高的个子，长圆脸儿，大眼，说话挺冲，是吧？”

“咳，都是我要进庄，”我用拳头打着自己的额头，“敌人把她逮住啦，怎么办？”

“不怕，只要不逮住你，她就有办法。”不知道是安慰我，还是那女人真有如此的神通。

我疑惑地望着他，没有回答。

“人家还常到据点出探呢，就象她小时候讨饭一样，穿一身破烂，拉根棍子抱个瓢，把什么情况都探出来。冷不冷？给你披上这个！”他说着把蓑衣披在我的肩上。冰凉的脊背立时感到了温暖。

“不管敌人怎么盘问，人家总是对答如流，喝！”他在黑暗里发出赞叹的声音。

但我仍旧是焦急，烦躁，后悔，担心这女人的安全。

四外死一般沉寂，只有河边草丛里的青蛙偶尔叫两声。还乡河在星空下，象钢铁一般反光。露水从树叶上滚下来，可以听得见它掉在草地上的响声。我一声不响地注视着远处隐没在夜雾里的村庄，为吕二嫂捏着一把汗。张金路在黑暗里装了一袋烟，向我说：

“来，把蓑衣拿下来用一下。”

他把蓑衣铺在地上，整个脑袋伸到里面去，划火点着烟。然后钻出来，两手紧紧地捂着烟锅，抽了一口烟，向我说：

“披上吧！”

我重新披上蓑衣，坐在雨布上，他也坐下来。

“刚才你说的，她小时候讨过饭？”我问他。

“吕二嫂吗？不错，讨过饭。抽一口吗？”

我说：“你忘了我不会抽烟？”

他笑了一声又开了腔：

“别看她整天乐呵呵的，她的苦处是藏在心里。她妈妈是个瞎子，她爹也是个瞎子。她从会叫大爷大奶奶那天起，就一手拉着她妈，一手拉着她爹串门讨饭。谁知道她是哪个村的？宝坻县人吧？”张金路说完又默默地抽起烟来。

“她怎么在你们村落了户？”我问。

“这说起来话可就长啦，嘿，”他忽然压低了声音向我发出警告，“我说的话可不许向她提，她不愿意别人提她的伤心事。”

这是出我意料的，这么一个乐呵呵的女人，却藏着人所不知的悲苦。我非让他仔细地讲一遍不可了。张金路并不拒绝。

“她七八岁就跟着爹妈讨饭，白天串庄，晚上在破庙里一倒。那时候，常到我们村来。我们一般大的孩子们常跟在她屁股后听她唱小曲儿。她会唱杨宗保，没腔没调的。有一天，我说，‘小丫头，唱个杨宗保，我给你拿块饼子来！’

“她就唱起来了。唱完，我故意吃惊地叫道：‘唱这么难听，还要饼子？去你的吧！’

“好家伙，她上来就是一拳，打的我倒憋了一口气。没容我还手又来了一拳。我们两个就抱着滚在地上了。她爹妈在一边叫喊，孩子们围着看热闹。她比我大两岁，我叫她按在底下了。她说：

“‘给不给？’

“‘不给，’我说，‘就是不给！’

“我说一个‘不给’她就来一拳。这时候吕二小来了。他

是我光屁股的小朋友。我向他求救，他问过了原因，就把我揍了一顿。

“‘你欺侮要饭的花子！’吕二小象个大人似的教训起我来了。我从他们手里脱出来，跑出老远，回头叫道：‘吕二小，你向着她，你想要她给你当媳妇怎么的？’”

“你说，真应了我的话啦，后来，他们真成两口子啦！”

张金路又抽起烟来，可是烟锅已经灭了。他磕掉烟灰，一边往口袋里装着烟袋，又说起来：

“一天晚上，下大雪，他们住在曹庄的破庙里。第二天早上，她妈妈没有起来，冻硬了，死了。她爹看不见，一手扶着泥金刚的大腿，喊他的老伴儿：

“‘快起来呀，咱们讨口热粥去，要冻死啦！’”

“小闺女摸摸妈妈的鼻子和胸口，一声没有哭，抱住她爹的大腿说：

“‘爸爸，你别哭，妈妈死啦！’”

“她爹真没有哭，可是过两天也死了。两口子感情好，老伴儿死了以后，他一口饭也没有吃，就那么撇下小闺女，找他的老伴儿去了。

“她十三岁那年春天，到我们村来讨饭，进到吕二小家院里，叫了两声大爷大奶奶没人答应。听屋里有人哼哼，她进到屋里，见吕二小的妈妈躺在炕上病了。她就放下讨饭的瓢、打狗的棍子，给老太太烧水。吕二小拾柴回来一看，也没有赶她。她给吕二小娘俩烧水做饭，忙了一天。二小妈见她拿起棍子、瓢要走，就在炕上留她：

“‘再帮我两天吧，看不见？你这兄弟有手不会做饭。’”